

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建築

RATIONALISM AND ROMANTICISM IN ARCHITECTURE

Wojciech G. Lesnikowski 原著 Lin, YeuZhuang 編譯

第11章 浪漫主義城鄉規劃

"尊重傳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只要所尊重的傳統是真正的活的傳統" –Thomas Sharp

卡米洛·西特(C. Sitte)與語境規劃問題

對於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者來說，在侵略性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曾經統一的歷史城市的美學解體是一個重大悲劇。工業化前的城市，包括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的城市，與工業化帶來的最近的醜陋相比，在他們看來是天造地設的。他們懷舊地分析和慶祝過去，許多人，像普金和羅斯金，想重現它。由於這些唯心主義者中的大多數，除了他們的審美情趣之外，都受到社會的驅使，他們認為中世紀的模式在文化上優於任何其他模式。對羅斯金來說，中世紀的牛津和威尼斯是他理想的榜樣。

認為其中精神價值與審美價值的有機結合尤為強烈和連貫。中世紀形式的個性、奇異的個性、不規則性和生動性，以及中世紀社會同時具備的技術專長，激發了浪漫主義者的熱情。他們討厭古典主義的秩序，它要求無休止地重複標準化的組成部分，如拱廊、圓柱和窗戶。他們希望重建一個既能讓緊密聯繫的城市發展，同時又能表達個人個性的體系。他們不是從交通、衛生、通風、工作場所與生活場所的關係等當代生活的實用因素出發，而是從人與建築物的文化關係出發進行爭論。他們希望建立美麗、寧靜的社區，使 19 世紀的人們能夠在其中找到和平、幸福和有序生活的條件。他們很清楚，只有通過刺激人類精神的再生，在這個過程中，宗教是決定因素之一，能否實現審美的復興和資本主義野蠻的救贖。

不足為奇，當分享這些觀點的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於 1889 年在維也納出版了他的名著《根據藝術原則進行城市規劃》(City Planning with Artistic Principles)時，他在書的第一頁提出了一個論點，即任何一個好城市的主要作用都是使其公民幸福。他有力地指出，建設好城市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且首先是一個藝術問題，就像過去的時代一樣。儘管他並沒有譴責在城市工程領域所取得的進步，例如改善衛生條件，但同時他也談到了這些成就給現代城市帶來的破壞美，給城市規劃強加了太多技術實用主義的要求。例如，直線城市主義的統治，過度實用主義的表達，被提出作為一個例子。西特描述了這名巴洛克式的規劃師，他主要使用直線，但儘管如此，他仍然知道如何確保其城市化圖像的豐富性。

西特(Camillo Sitte)居住於 1843 年至 1903 年之間，並受過建築師和規劃師的教育。他擔任維也納國立工藝美術學校院長多年，並在此期間對維也納進行了徹底的翻新。奧地利當局仿效巴黎的做法，發起了維也納中心區的重建，其中包括拆除舊的和現在無用的軍事防禦工事，並在這些工事的地方修建一條著名的環形大道，沿著這條著名的環形大道將建有許多紀念性建築，例如新的霍夫堡皇宮和廣場、新市政廳、議會大廈、司法宮、劇院和歌劇院、不同政府機構的建築物以及公共公園。這一宏偉工程的規劃和實施，使西特產生了許多積極和消極的看法，並就環內某些部分的規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在他的建議中，西特試圖實現概念性的結論，他在他的書中達成了。

西特批評了純理性規劃模型，即網格模型、徑向模型和三角模型。他認為，這三個問題都涉及到安排街道格局的權宜之計，因此主要涉及城市規劃的技術層面--如何組織街道佈局以解決現代交通問題。在西特看來，他們完全忽視了規劃的適當美學方面。網格模型要麼是技術性的，要麼是美觀的，導致城市街區無休止的排列，只能通過名字和數位來區分，而且由於交叉口數量過多，交通模式也極為不便。正是這個資本主義城市街區，西斯特對其進行了最激烈的競選。他認為這是現代規劃中許多罪惡的根源。放射模型更差。它帶來了概念上的徹底破產，因為除了交通問題比網格模型嚴重得多之外，它還導致單向的組合層次結構及其伴隨的混亂。三角模型最終得到了困難的塊輪廓和類似的交通混亂。

在批判這種現代、理性和機械的規劃方法的同時，卡米洛西特將城市組織的歷史模式描述為所有這些系統的複雜混合體，在這些系統中，建築從不孤立，而是構成了城市結構的延續，在城市結構中，街道和廣場起著連接網路的作用。卡米洛西特認為廣場對於複雜的組織至關重要，因為一方面，它們正式統一了城市結構，另一方面，它們也充當了充滿活力的社會活動的容器。鑒於城市廣場是現代城市主義中亟待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西特在對比現代趨勢的基礎上，詳細論述了廣場的歷史形態和功能原則。他譴責對城市廣場的新態度所帶來的變化，把它簡化為一條交通路線；豪斯曼一世時期的巴黎計畫就是他最好的例子。西斯特不喜歡現代的趨勢，即在城市裡製造空曠的空間，除了流通和偶爾的遊行外，沒有任何人類活動可以進行。

不規則性是良好城市規劃的線索，卡米洛西特談到了城市街區的不規則性，使其具有有趣的建築解析度和效果。他顯然喜歡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模式的並置，在這種模式中，規律性和不規律性之間的關係以一種緊密、有機的方式得到了解決。他採取了一種反理性的立場，批評這種制度方法。他認為，沒有自發性，就不會有積極的、視覺刺激的城市效應。

但他也明白了現代都市主義為何擺脫了歷史的複雜性。他並不完全不切實際，因為他甚至認為，實用性是什麼規劃師或建築師想要給現代城市的建設方式帶來實質性改變的基本素質。儘管他熱愛過去，但與羅斯金不同，西斯特並不折衷；他不希望看到歷史模型被複製和強加，因為他認為這些模型無法滿足大多數現代實際需要。

他認為，隨著現代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大，必須以百萬計進行規劃，這反過來又會帶來具有特色的建築風格和功能特點：建築將越來越立體和規則，而不是不規則，它們將以標準化的方式進行設計，以便於其快速廉價的建設，以及壓力將集中和普遍性，而不是像以前一樣詳細，這將導致網格形式的城市化，其結果是無聊的相同的街道。廣場失去了過去的社會意義，總的趨勢是內向的，即以犧牲外部公共空間為代價發展內部，因為土地投機和缺乏任何通才，更根本的政府方法來解決現代城市的問題。西斯特還發現，新城市居民的行為方式比舊城市更加機械，這是科技影響力不斷增強的結果。面對新的現實，我們能做什麼？卡米洛西特認識到，在現代，不規則的、自發的、有機的、自然的規劃是困難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建議我們試試。

卡米洛西特對現代規劃理論的貢獻仍停留在美學層面，儘管他在寫作中堅持要對問題的實用性作出回應。他批評學術形式上的抽象規劃沒有考慮到現實生活。因此，他建議用複雜的、不規則的、如畫的、連續的城市景觀來代替理性的城市化模式，以產生連貫的、緊密的人類社區，在這些社區中，可以有機地組織多種活動。他希望從美學的角度來處理這些建議，並從個人的角度和小範圍的鄰里關係來處理城市規劃問題。難怪他的作品受到現代運動之父的輕視。柯比意稱他的主張是徒勞的。他還在《都市主義》一書中寫道：

卡米洛·西特二三十年前證明了直線是愚蠢的，而曲線是理想的。...他的論點是基於中世紀不規則的城鎮規劃體系。...英德兩國根據彎曲街道的概念產生了许多花園城市。...在法國，彎彎曲曲的街道已經形成了一種適合花園城市的符號概念。

他繼續說到花園城市的概念：

直街是工作街的一種表現。...彎彎曲曲的街道是放鬆的表現。...當彎曲的街道導致普遍的方向迷失時，直的道路有助於確定方向。...直的道路是完全建築的，而彎曲的道路只是有時。

但最後他承認，一條筆直的道路生來就是煩人和無聊的，而一條彎曲的道路則提供了豐富和驚喜。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柯比意發現，任何彎曲的道路都更適合行人交通和活動，而直線的道路更適合處理車輛交通。他還發現，平直的道路在平坦的地形上更符合邏輯，而彎曲的道路則適合不同的地形。但是，儘管所有這些似乎都在邏輯上要求系統共存，柯比意總結道，"彎曲的道路本質上是如畫的。風景如畫是一個長壽的決定。"

然而，在一些對中世紀和表現主義圖像敏感的北方國家，西斯特的方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他關於風景如畫的城市的理論必須與產生於英國、瑞典、荷蘭、丹麥和美國的有機或綠色城市理論聯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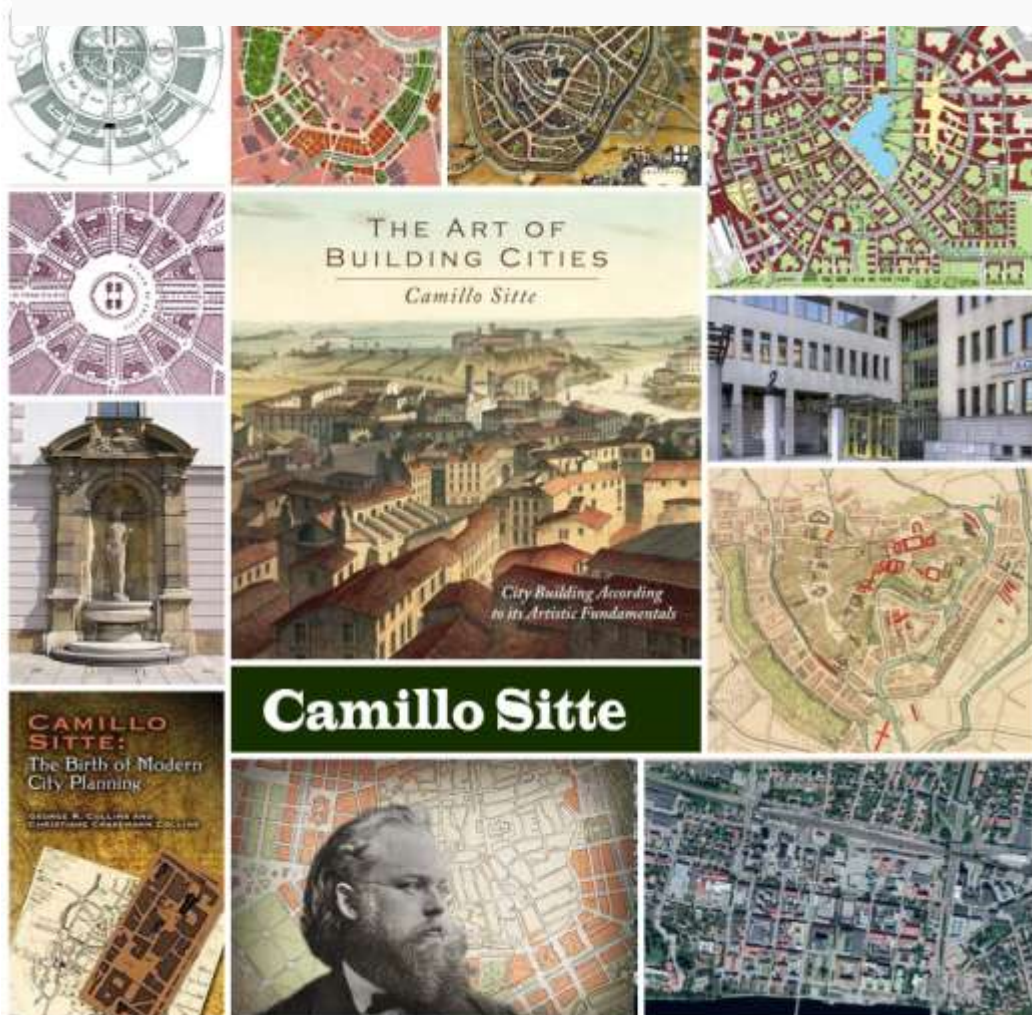


圖11-1 卡米洛·西特的城市規劃

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理念

卡米洛·西特是一位真正的城市設計師，他從未想過要脫離城市傳統去構思一個郊區的模型。英國規劃師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也不主張這樣做。霍華德比西斯特晚七年出生，經歷了現代城市相似的成長和解體階段。霍華德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多數在資本主義活動中看到邪惡的建築改革派的典型代表，他在政治上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也是惠特曼和愛默生等美國作家的熱心讀者，他覺得有必要找到一種方法，使人類的棲息地和生活習慣與周圍的自然和諧一致。與西特一樣，霍華德(受烏托邦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向後看》(Looking Backward)一書的影響)對重建現有城市而不是提出新的理想模式感興趣，他構思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即建立一個更好的城市。當然，在經歷了英國工業城市所產生的社會和物質影響之後，他一定覺得只有一個新的烏托邦才能拯救英國的城市文明。

1902 年，霍華德出版了《明日花園城市》一書，這本書和希特的書一樣，成為理論城市思維的經典之作。霍華德在信中提議建立一個全新的城市，他稱之為“花園城市”。這個新城市將是一個真正的城市，絕對不是郊區；然而，霍華德希望嚴格限制人口在 3 萬人到 6 萬人之間。他堅持限制面積是出於兩個考慮：一是在卡米洛西特的方法範圍內，根據家庭結構、社會認同、親密關係和小規模的品質創建新的社區；二是允許人們輕鬆直接地獲得大自然的恩賜，而這在更大的範圍內並非可行的。

霍華德對這座獨立理想化城市的提議涉及一個直徑不超過半英里、總面積 6000 英畝的圓形規劃，儘管只有 1000 英畝被分配給了建築。污染嚴重、交通便利的工業將被安置在其周邊地區，公共建築是其中心。所有的建築都要形成一個連續的結構，因為霍華德希望營造一種城市而不是郊區的氛圍。然而，在將哥德式模式轉換為形式化的古典主義模式時，他確實要求極大的個人主義。霍華德在他的著作中譴責建築標準化和重複，他認為這有助於現代城市的美學絕育和機械化外觀。因此，他遵循了西斯特的正式建議和羅斯金的文化偏好。他設想了一個完整的花園城市系統，這些城市將通過快速交通連接起來，並圍繞“母城”進行分組，母城將是最大的。

霍華德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同時代人，因為他為他的綠城理想提出了現實、經濟的計算方法。到 1903 年，雷蒙德·烏溫爵士設計的萊奇沃思定居點，就是本著這種精神開始的。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倫敦周邊的衛星城市系統旨在緩解這個巨大的城市群帶來的壓力，這證明了霍華德的想法很受歡迎。

霍華德為他的城市提出這麼小的規模是很有特點的。他希望自己的理念能為遠離大工業城市的罪惡提供一個庇護所，而與自然的接觸、隱私、熟悉和平靜等優勢將戰勝大城市通常必須提供的：人口高度集中帶來的刺激。他希望他的小社區最終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特徵。瞭解霍華德提出他的計畫時工業城市的狀況，我們很容易理解他的推理。但這是否實現了他的希望是另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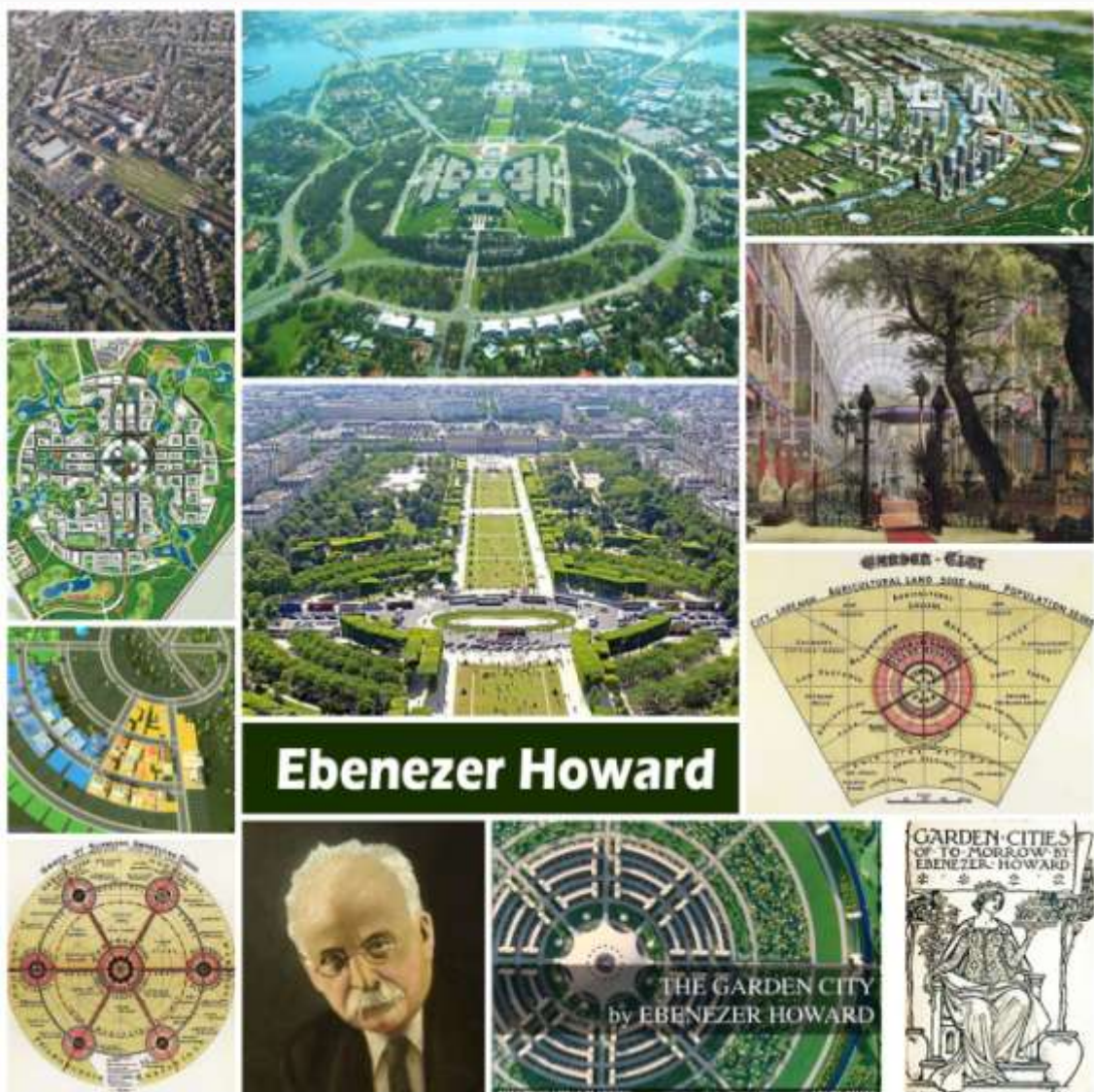


圖11-2 霍華德的花園城市規劃理念

奧姆斯特(F. L. Olmsted)城市綠地構想

霍華德的建議仍然保持著城市傳統，即使它把小城鎮的有機物形象化了，而這些有機物的文化觀必須有點狹隘。但是，由於對工業城市的浪漫厭惡，回歸自然直接導致了反城市主義，其中美國郊區的替代方案是最好的例子。最能說明這一發展的莫過於美國最偉大的景觀規劃師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Frederick Law Olmsted)的思想和工作。

奧姆斯特 1822 年出生於康涅狄格州，當時美國仍以農村為主，傑弗遜式的農村民主概念是有效和持久的。在人與自然的有機關係中，傑弗遜尋求和諧與同質。他希望，只要城市化沒有成為主流的生活方式，在美國就可以防止歐洲根深蒂固的貴族、城市資產階級、被剝削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分裂。傑弗遜認為，鄉村生活是健康和道德的；城市是所有社會罪惡的根源。儘管他將古典主義引入美國，但他認為這是一種英勇的鄉村風格，而不是一種為了美國城市的利益而使用的城市主義概念。

奧姆斯特出生於新英格蘭一個古老的家族，從小就有這樣的信仰，他的一生都表明他同情他們。儘管他經常研究城市問題，但他固執地試圖在傑弗遜方法和快速發展的城市的需要之間建立聯繫。在他的提議中，他希望建立一個村莊和小社區的氛圍；他計畫在小規模上，更多地關注親密關係，而不是大的形象。他反對合理化的規劃方法，如網格，這種方法之所以如此無情地應用於美國城市，僅僅是因為它是有效的，並引入了對不規則性和柔軟性的強調，而不是幾何，因為他不希望建立違背自然的原則。

他的工作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第一次持續到 1877 年左右，包括與英國人卡爾弗特·沃克斯共同設計的紐約中央公園、芝加哥河濱公園、加利福尼亞約塞米蒂國家公園以及布法羅和波士頓公園的開始。第二個時期從 1877 年持續到 1903 年去世。在這第二個時期，奧姆斯特完成了波士頓和布法羅公園的工作，為北卡羅萊納州的喬治·範德比爾特的莊園設計了一個公園，為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大學設計了一個計畫，並在 1893 年芝加哥哥倫布博覽會上完成了他的偉大事業。

這兩個不同的時期代表了奧姆斯特在美國生活中所發生的變化。第一個是農村。公園的設計被視為一種與自然交流的表達，以實現美國傳統的民主設想。中央公園就是一個例子；它以小規模的不規則性和周圍城市巨大的網格內關係的非正式性為特點，設計的裝置意味著奧姆斯特認為民主。理查·莫里斯·亨特(Richard Morris Hunt)後來試圖重新設計公園和第五大道之間的聯繫，他認為這應該是一個不朽的特徵，從這方面可以看出事情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亨特是第一位畢業於巴黎藝術學院的美國畢業生，他在巴黎看到了豪斯曼的巨著，印象深刻。回到紐約後，他成為了引進古典主義風格的首席代理人，他認為這種風格適合美國新富階層。他所作的假設是正確的，因為他為美國工業大亨複製了法國城堡，並立即獲得了成功。亨特作為建築師的受歡迎程度與奧姆斯特晚年美國城市財富的增長不相上下。儘管如此，奧姆斯特還是成功地挽救了他原來的專案，為此他不得不奮力抗爭，為民主與貴族的較量辯護，這一論點在此時的美國並不容易被駁回，一浪接一浪的貧窮移民從歐洲來到美國。今天，中央公園仍然是一個奇怪的浪漫和非正式的飛地框架內的野蠻爆炸城市周圍。也許在西方，美國浪漫主義設計的柔和與商業世界的嚴酷之間沒有更大的對比。但是，他的公園由於其柔和不拘禮節而獲得了巨大的人氣和成功，使其成為紐約市一個非同尋常的公共活動領域，這證明了奧姆斯特的遠見卓識。亨特的公園需要一個巴黎市民才能成功。

此時，奧姆斯特目睹了城市的穩步發展，隨著城市與工作區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生活區與工作區之間逐漸分離。奧姆斯特認為這次分離是一次機會，而不是卡米洛·西特認為的凝聚力的

不幸喪失。他希望建立一個能夠與自然和平共處的城市村莊體系，使人們擺脫城市的無情。這些村莊將位於市中心附近，交通網絡很容易到達，而此時交通網絡已經開始迅速發展。這一時期的許多建築師和規劃師都和奧姆斯特一樣，其中一位亞歷山大·傑克遜·大衛斯(Alexander Jackson Davis)在新澤西州的盧埃林公園(Llewellyn Park)建造了美國第一個城市村莊，也就是未來城市郊區的原型。奧姆斯特在設計芝加哥河畔社區的時候，認為這個專案是他自己工作的一個很好的原型，這個社區仍然是美國規劃最好的城市村莊之一。城市村莊或郊區的概念在美國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儘管城市的爆炸式增長，美國人從未失去對農村的熱愛。奧姆斯特在《郊區解決方案》中看到了人類社會和自由自然之間的平衡行為，他希望能夠保持這種平衡。直到後來，郊區才陷入奧姆斯特所創造的巨大的經濟和心理現象之中，這迫使我們對這種公共形式進行批判性的審視。

郊區的發展，由於其不斷擴大的規模和高成本的交通和土地，導致在美國創造了實驗概念的"鄰里單位"建築師克拉倫斯佩里。儘管這些城市得到了更為城市化的處理，也就是說，考慮到更大的密度和位於大城市的邊界內，它們仍然是"軟單元"，遵循奧姆斯特所青睞的基本的不規則、低調的方法。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又一次試圖在美國大城市迅速發展的危機面前發展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提出了他所在的布羅德阿克市的理想化的農業社區，其公民應該繼續與開放的土地和自然的浪漫關係。即使萊特的提議更接近霍華德的花園城市，它也反映了奧姆斯特的意識形態。

這些趨勢在一個土地供應似乎無窮無盡、交通方式靈活、與特定城市傳統沒有任何聯繫的國家是正常和合乎邏輯的。至少他們似乎比亨特為範德比爾特、阿斯特和貝爾蒙特進口的貴族產品更符合邏輯，後者原來是一個遙遠過去的庸俗複製品，其真實品質是沒錢買得到的。這並不是說郊區發展還沒有達到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荒謬階段。但很難責怪奧姆斯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奧姆斯特，這個宣稱這種信仰並努力使之付諸實施的人，與亨特和伯納姆合作策劃了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這座著名的白色城市。這裡的城市理念和社會原則截然不同。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工業大國之一，其資本和財富的積累是巨大的。新的政界和商界領袖希望美化他們自己的成就和他們所處的時代；城市紀念碑主義成為關鍵問題。由於美國人沒有任何這樣的政治或文化傳統，他們試圖從國外進口一些模特，而學院派布雜藝術成了標準。儘管計畫周密，芝加哥的哥倫布博覽會是古典主義形式的感傷集合，與更廣泛的美國心理學或歷史沒有多大關係。這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建築上相當醜陋的，人造的，典型的新富階層，一個真實的當代狄斯奈樂園表達懷舊的文化，美國社會不屬於。

難怪像奧姆斯特這樣一個博大精深的人對他的經歷感到失望和痛苦，儘管他欽佩伯納姆的組織才能。他將該項目描述為一個典型的房地產運營項目，由房地產投機者提供支援，投機者的唯一目標是建立某些城市模式，讓自己獲得更大的利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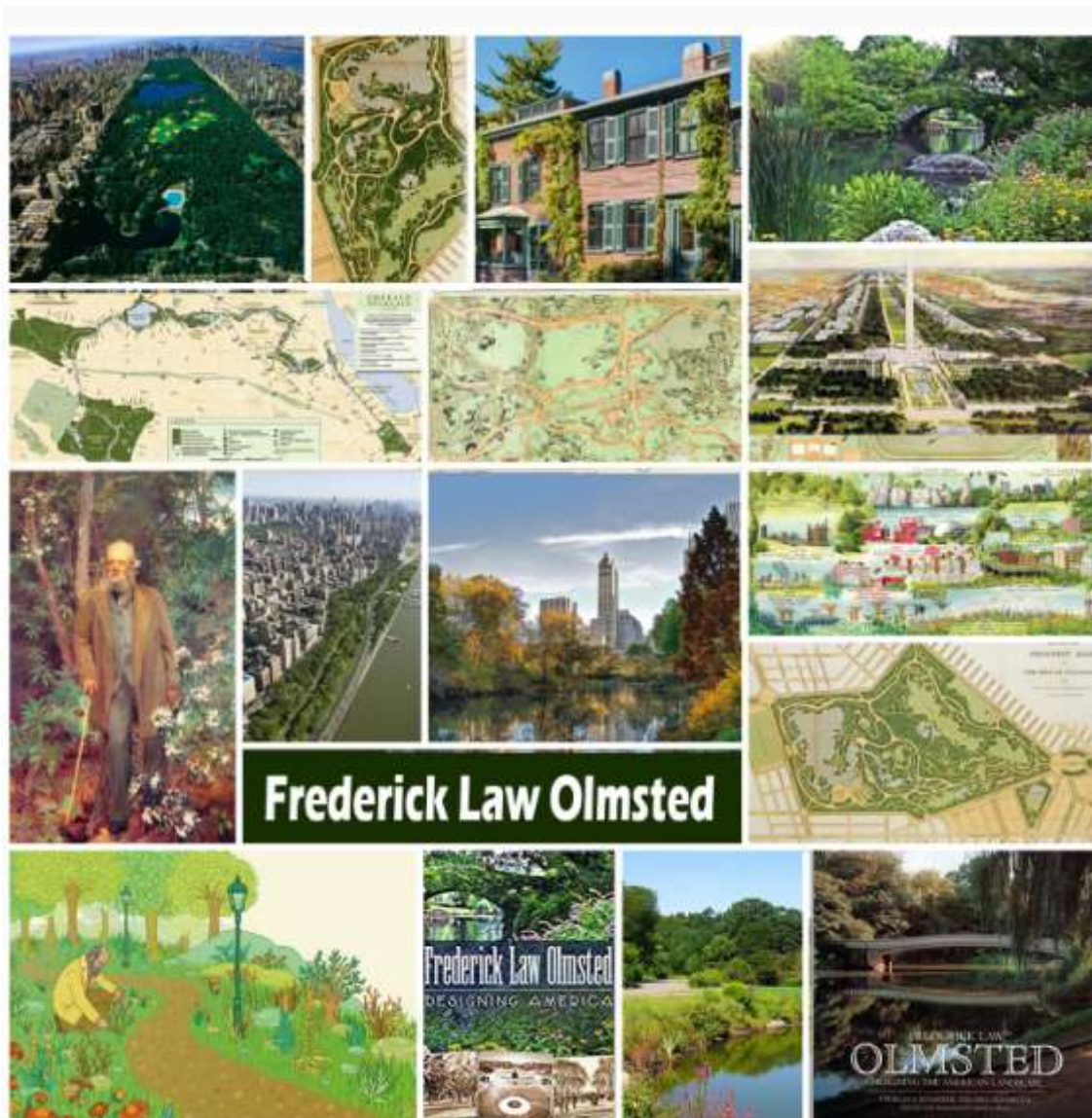


圖11-3 奧姆斯特的城市綠地發展構想